

因句得『名』知多少

上官李军

历史上,因一首或一句诗出色而获传诵,作者因此获得新的雅号或雅名,被人渐渐叫响者不少。典型的唐代有三位,宋代有四位。

唐代诗人崔珣,因其三首七律《和友人鸳鸯之什》歌咏鸳鸯的诗,极为动人,被后人称为“崔鸳鸯”。“暂分烟岛犹回首,只渡寒塘亦共飞”“寂寂春塘烟晚时,两心和影共依依”。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鸳鸯之间的深情厚意,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真。

唐代诗人赵嘏,其七律《长安秋望》一诗写出深秋拂晓长安景色和作者羁旅思归的心情。其中“残星几点雁横塞,长笛一声人倚楼”是时人赞叹有加的名句,赵嘏因此而获得“赵倚楼”的雅号。

另一位唐代诗人郑谷,因七律《鹧鸪》诗写得极为出色,将鹧鸪的神韵写得传神动人,被人称为“郑鹧鸪”。诗中有“雨昏青草湖边过,花落黄陵庙里啼。游子乍闻征袖湿,佳人才唱翠眉低。相呼相应湘江阔,苦竹丛深日向西”,使人和鹧鸪融为了一体。

北宋尚书郎张先以诗词中善吟咏“影”而出名,人称之为“张三影”。其实何止三影,还有六影、四影,如:“中庭月色正清明,无数杨花过无影”“沙上并禽池上眠,云破月来花弄影”“浮萍断处见山影”“那堪更被明月,隔墙送过秋千影”。真是写绝了影的魂魄,是影的生死知交。

《青玉案》是北宋著名词人贺铸的代表作之一。其中最后几句是:“若问闲愁都几许?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。”人皆服其工于写愁,当时人称其为“贺梅子”。他在词中连用了三个比喻即博喻来抒写愁,不仅写愁的多,更是从不同的角度言愁的特征:烟草连天,是表示闲愁的无处不在;风絮颠狂是表示闲愁的纷繁杂乱;梅雨连绵是表示闲愁的难以穷尽。由此可见思致之精妙,手段之高超。

还有宋祁因其《玉楼春》一词中的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一句,被时人誉为“红杏尚书”雅号,这体现了宋祁词作中的生动与活力。

南宋后期的张炎因写下一首《解连环词·孤雁》而被人称之为“张孤雁”。“楚江空晚,怅离群万里,恍然惊散。自顾影,欲下寒塘,正沙尽草枯,水平天远。写不成书,只寄得,相思一点……”把雁和人巧妙地融化为一,写失群孤雁及其困苦,是用来比喻自己在国破家亡后,羁旅漂泊的生活和深深的家国情怀。

这些雅号表面上看略带调侃,实则是人们对诗人、词人的赞颂和喜爱,雅号已成为了这些文人雅士的名片,一提及就能联想到那些芬芳的诗词。

星期文库

古诗词寻幽探胜之七

雨、大雪轮流敲窗的日子,我才能腾出心性去亲近这些其实非常值得一读的文学和文化巨著。

冬天,我自然也不是绝对不出门,得看窗外是谁喊我。风、雨肯定是喊我不动的,阳光也未必能喊动,但大雪绝对可以。小时候,湘地的冬天气温较低,一年会下七八次雪,时间短的一两天,长的三四天,一个星期以上的也不罕见,如今,一年能降一二场雪就不错了,许多年头,连雪的背影都看不到,城里尤甚。有幸遇上雪花染白城市大街小巷的时候,我再忙,也会放下手头的工作,去街上或公园赏雪。我会对着树上一个个棉花团似的雪球唱歌,一直唱到它们感动得掉下细细的雪粒;会用穿着长筒靴的脚将雪花踢向四面八方,看着它们在空中散成一朵朵白色的烟花;我还会用雪堆小动物,比如小狗、小猫,学动物的声音叫唤几声。说也怪,只要在雪地疯玩了回来,我好像身上长满了眼睛和大脑似的,书也读得特别有劲、各种写作的感觉也变得纷纷扬扬、久久不落。这种时候,冬敲的不是我的书窗,而是我在世俗生活中平庸、迟钝已久的心窗。

冬敲书窗,在我心上种下的从来不是寒冷,而是一朵朵灵魂的郁金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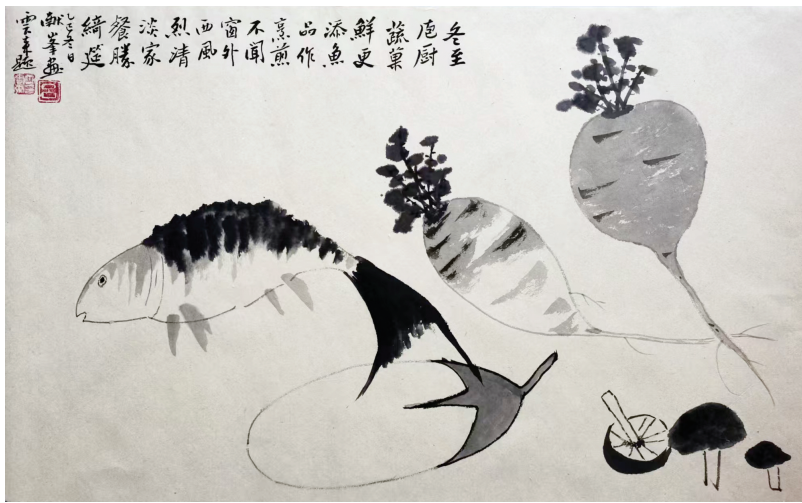
将双腿伸进去,把炉子松松地夹在两腿间,用棉帘覆盖大腿。不要过多久,一股巨大的暖流便沿着膝盖一半下行至脚尖、一半上行至腹胸。这样的环境脸上、背上会略感寒意,当然比不上空调房舒适,但因为屋内有、屋外温度的直接对比,那种满足感、那种大地寒冷我心独春的激扬,却是在空调房里感觉不到的。

我一向没有耐心读大部头的书,我觉得:写作者各有自己的风格,同样

冬敲书窗

游宇明

多的时间,多领略几种风格总比沉溺于一种味道要好。不过,由于职业原因,我又不能不再走进那些“大部头”。印象里,我读过的大部头著作至少有肖洛霍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、巴金的“激流三部曲”、梁斌的《红旗谱》、梁晓声的“知青系列”、《曾国藩家书》、赵烈文的《能静居日记》。倘在气温宜人、喊我出去玩的朋友也相对多的春秋两季,我大概很难一下子将这些书啃完。因为有了冬天,有了大风、大



不闻西风烈

吕献峰 绘画
唐云来 题诗

诗画寻楼

冬至庖厨蔬果鲜,更添鱼品作烹煎。
不闻窗外西风烈,清淡家餐胜绮筵。

启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捍卫爱情

东山银杏

老太太刚装好种植牙,回家就对着镜子咬牙咧嘴照了半天,越看越满意。

她颠颠地跑到阳台,拍了拍正眯着眼听戏的老伴儿:“快瞅瞅!咋样?”

老头儿撇了撇眼皮,目光在她亮闪闪的新牙上溜了一圈,慢悠悠地说:“乖得很!就你这口牙,拿当红女明星来,我都不换——除非人家主动愿意。”

老太太“扑哧”笑出声,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两朵菊花。可笑着笑着,她忽然收住笑,伸手拧住老头儿的耳朵,眉毛一竖:“你这话是啥意思?”

老头儿被拧得“嘶”了一声,见老太太真急了,忍不住放声大笑,结果露出自己缺牙的嘴。老太太这才松手,笑着揉揉眼睛,说:“等攒够钱,把你这牙也整整。”

老头儿拍拍她的手,笑道:“为了爱情,坚决不整!”

如今是人手一部手机的时代,每个人都会用手机拍照,但并非都有“看见”风景的能力。同一处风景,有人拍出“大片”的感觉,而有的人拍得却平淡无奇。

拍出一张有看头的照片,并非易事。那些惊艳的瞬间背后,往往是耐心的守候。这种“看见”,是放弃浮躁后的沉静,是过滤了喧嚣后的专注,是将自己的情感与审美思考,注入眼前的风景。手机镜头里不仅藏着拍摄者的审美,更藏着对生活的热爱与用心。

而那些平庸的照片,往往源于“随手”的敷衍。举起手机,匆匆按下快

门,镜头只记录了风景的“存在”,却未捕捉到风景的“灵魂”。

其实大可不必羡慕他人镜头下的美景,更不必苛责自己拍出的平庸。

“看见”风景

杨方

不妨放慢脚步,放下浮躁,让目光变得温柔,让心灵变得敏锐。当你愿意为一朵花停留,为一片云守望,为一缕光心动,你的镜头自然会捕捉到不一样的风景。更重要的是,这种“看见”风

景的能力,会让平凡的风光挣脱“原样”的束缚,被赋予独特的审美与思考,会让你在平凡的生活里,发现不凡的美好,在琐碎的日常里,收获内心的丰盛。

同一处风景,因为拍摄者的心态与审美眼光不同,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。正如人生,我们行走在同一片天地间,经历着相似的日出日落,却活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。努力“看见”风景吧,让寻常巷陌生出诗意,让平凡瞬间变得不俗。在平凡的生活里,愿你也能捕捉到属于自己的“大片”。